



祖龙后裔

ZULONG HOUYI

东山子◎著

文匯出版社

祖龙后裔

ZULONG HOUYI

东山子◎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祖龙后裔 / 东山子著. —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,
2012.8
ISBN 978-7-5496-0474-6
I. ①祖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50584号

祖龙后裔

作 者 / 东山子
责任编辑 / 若晨
特约编辑 / 纯丹 庆宇
封面装帧 / 姚姚工作室
出版发行 / 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(邮政编码200041)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/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2年8月第1版
印 次 /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/ 710 × 1000 1/16
字 数 / 355千字
印 张 / 20

ISBN 978-7-5496-0474-6
定 价 : 32.80元



第一章 谜一般的开始 / 001

第二章 密令 / 004

第三章 龟龙片甲 / 006

第四章 下潜 / 009

第五章 遗迹 / 012

第六章 井 / 015

第七章 《殇阳秘录》 / 018

第八章 江东盗魁 / 022

第九章 奶头山 / 025

第十章 一段往事 / 029

第十一章 诡影 / 034

第十二章 共同的秘密 / 038

第十三章 不合理的合理解释 / 0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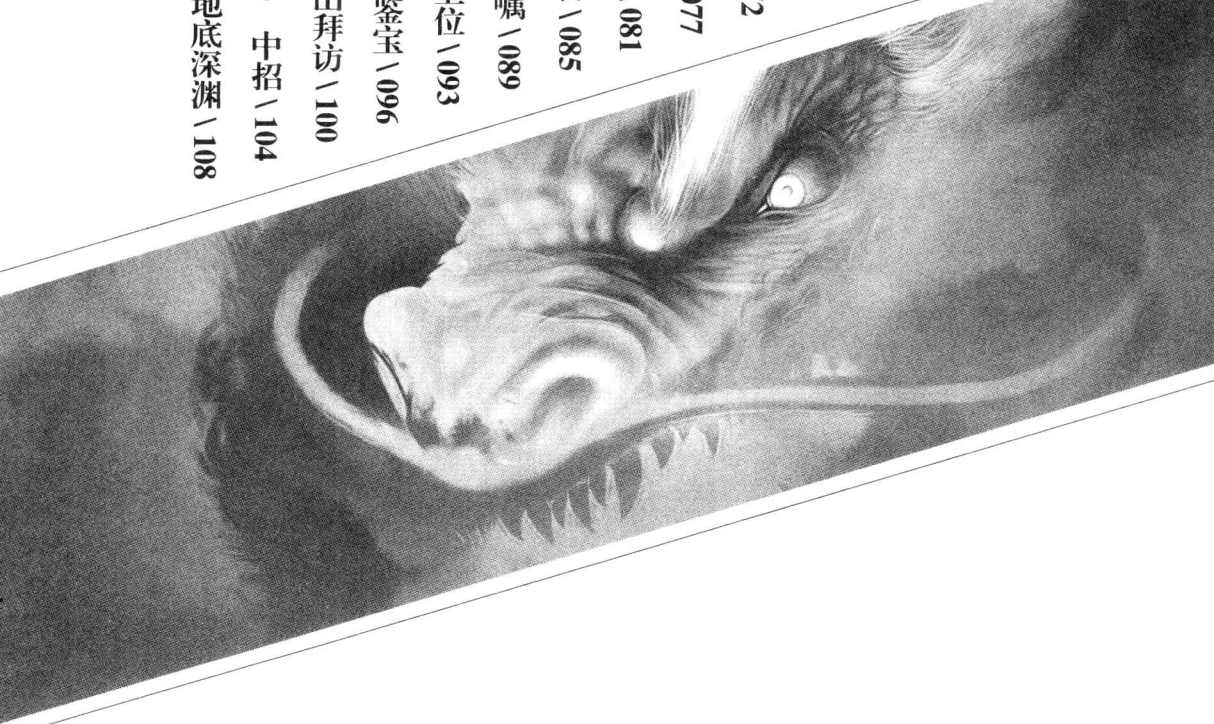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四章 不存在的楼层 / 045

第十五章 颠倒的墓室 / 048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十六章 追求长生 / 052
- 第十七章 逃离地狱 / 056
- 第十八章 老窝 / 060
- 第十九章 宋词国画 / 064
- 第二十章 地下有人 / 068
- 第二十一章 老秦家 / 072
- 第二十二章 暗算 / 077
- 第二十三章 神秘符号 / 081
- 第二十四章 老秦家旧物 / 085
- 第二十五章 遗嘱 / 089
- 第二十六章 上位 / 093
- 第二十七章 鉴宝 / 096
- 第二十八章 上山拜访 / 100
- 第二十九章 中招 / 104
- 第三十章 地底深渊 / 108



目录

CONTENTS

- 
- 第三十一章 大千世界 / 112
- 第三十二章 梦魔 / 115
- 第三十三章 往生三重 / 119
- 第三十四章 溺水三千 / 122
- 第三十五章 突围 / 127
- 第三十六章 炼狱之火 / 131
- 第三十七章 万象之境 / 135
- 第三十八章 十二金人 / 139
- 第三十九章 一场奇怪的战争 / 144
- 第四十章 青铜女尸 / 148
- 第四十一章 浮尸 / 152
- 第四十二章 大战阴兵 / 155
- 第四十三章 千年前的预言 / 159
- 第四十四章 雪海 / 163
- 第四十五章 海墟 / 167
- 第四十六章 楼船疑冢 / 171

第四十七章 六百年前的航海日志 / 175

第四十八章 登陆神墓岛 / 179

第四十九章 汪藏海的藏宝箱 / 183

第五十章 河图洛书 / 187

第五十一章 二云顶天宫 / 191

第五十二章 韩托卢 / 195

第五十三章 盗墓江湖的流亡者 / 198

第五十四章 证实 / 202

第五十五章 赢墟 / 205

第五十六章 古坟疑云 / 209

第五十七章 密室 / 213

第五十八章 另有目的 / 216

第五十九章 第六个人 / 219

第六十章 暗道 / 222

第六十一章 前进 / 225

祖龙石斋
ZULONG SHI CHAI



第六十二章 进殿 / 227

第六十三章 金字塔谜 / 230

第六十四章 他们要藏起的秘密 / 232

第六十五章 远古时期的移民 / 234

第六十六章 难以接受 / 237

第六十七章 吕高的出现 / 240

第六十八章 交易 / 243

第六十九章 苏拉公 / 246

第七十章 鳌子岭 / 248

第七十一章 蛇蝎（上） / 251

第七十二章 蛇蝎（下） / 254

第七十三章 龙出水 / 257

第七十四章 龙泊圣地 / 259

第七十五章 印玺 / 261

第七十六章 水下有活物 / 265

第七十七章 黑窟窿 / 267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七十八章 五根石柱 / 270

第七十九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/ 273

第八十章 青铜小门 / 276

第八十一章 弥天大谎 / 278

第八十二章 困境 / 281

第八十三章 思维代码 / 284

第八十四章 乌江 / 286

第八十五章 神龛 / 289

第八十六章 分裂 / 292

第八十七章 囚室之门 / 295

第八十八章 洪荒（上） / 298

第八十九章 洪荒（下） / 301

第九十章 伏羲家 / 305

第九十一章 谜一般的终点 / 308

祖龙居商
ZULONG RESIDENTS



第一章 谜一般的开始

龙，对华夏子孙来讲，是一种古老徽章，是东方文明的凝聚和积淀，是中华文明的标志。即便这种神秘之物并不存在，但人们依旧发自内心地对其顶礼膜拜。

纵观华夏文明史，龙的形象变幻莫测。可九州子民从出生那一刻起，便在心底打上了龙的烙印，就像日月交替，生生不息，亘古不变。即便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祖宗也会告诉子孙后代，我们是龙的传人：即便是天灾人祸，疾病战争，甚至于面临亡国灭种的命运时，只要提到龙，人们就像得到了来自上苍的力量，总会变得无比团结，会激发出一股超越人类七情六欲的精神，荡平世间任何困难。所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质朴的民族，即便是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，他们依旧任劳任怨，延续着属于华夏民族的血脉。

据说早在20世纪初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以当时的社会情况看，中国的老百姓为了能在乱世生存，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老秦家祖上还算有点本事，前清时就在西安城的民居巷开了家当铺，以此营生，虽说算得上是家百年老号，但因为底本下得不厚，再加上世道不古，人心叵测，一般就只做老主顾和四邻街坊的生意，很少接贵重物品和生人的活。

当时太爷年过六十，因为大爷公和二爷公都喜欢在外漂泊，于是就把铺面交给爷爷来管。爷爷是喝洋墨水长大的，虽没有兄长那般精明，但也算是个利索人，在日常生计方面倒也没给败下。

夏天的一个傍晚，天气出奇地热，爷爷准备打烊收摊，结果大爷公和二爷公却不期而至。爷爷开始还觉得奇怪，这俩人怎么舍得回家来，可他往门外这么一瞅，发现外面还站着一个中年汉子，戴着顶破毡帽，脚上穿着双破烂千层底，浑身沾满了泥点子，样

子很是拘谨，像是从乡下来的。

大爷将那人让进屋，又四下瞅了瞅，这才把挡板给落了下来，仔细地锁上门，转身便是一脸凝重地问：“老三，阿爹在后堂还是城西老宅？”

爷爷感觉到有些异样，说：“在后堂，今儿来查账了，估计早睡了，要不你俩先歇歇脚，等明早再说？”

二爷公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三儿，就跟爹说，今天灶王爷要上祭，算是个喜庆日子，叫他过来热闹热闹。”

爷爷一愣，这祭拜灶王还差半年哩，二哥怎么说起胡话了。但他又不好多问，就转身进后堂传话去了。爷爷起先还有些担心，谁知自己的话一出口，堂屋的木门就打开了。更让人惊异的是，老太爷的神色十分反常，叮嘱爷爷在门外守着，便踱步而出。

爷爷很知趣，就留在门外听风。可人都有个好奇心，他忍不住留了个心眼，趴在门缝口偷听了一下，结果愣是差点给他吓破胆。原来太爷他们明里是正当商人，背地里竟是地龙条子，专干下地摸宝的勾当，而且在盗墓江湖上都是绝顶高手。

这“灶王爷要上祭”是下地的暗语，后半句是“开箱纳财”，就是说碰到了千年难遇的宝鼎格子，里面极有可能藏有不出世的宝贝。大爷公和二爷公常年在外，其实是去探路子了，哪里古墓多就往哪里跑，大多时候便是装扮成算命先生或乡下货郎。今年大爷公见天气反常，久未逢雨，知道要闹旱灾，各地肯定又要多打水窖，这陕西地下古墓最多，随便一铲子下去，那都可能给挖出一座唐朝墓葬。所以他又装扮成算命先生，开始在陕西山西交界一带游荡，没曾想还真让他撞到宝了。

那中年汉子叫甘大宝，是黄河滩的渔户，靠养老鳖为生。今年陕西大旱，上半年滴雨未下，黄河水位急剧下降，靠岸的地方都成了黄泥滩涂，到处都是水坑洼洼，正合老鳖的养殖环境。他见正好能省了鱼塘租钱，就在滩涂上围了芦苇篱笆，把老鳖从水塘里全赶了进去。谁知自打那以后，这老鳖总是莫名其妙地少上几只，起初以为是外村人来偷的，自己就跟老丈人轮流守夜，但那老鳖就像神仙似的，说没就没。那时候的人都很迷信，甘大宝以为来这黄河滩上养鳖触怒了老龙王，就赶紧从镇上请了个独眼阴阳先生来给自己化难。

那阴阳先生在黄河滩上转悠了一番，说老鳖之所以会莫名其妙地失踪，是围圈的那个大水坑闹的，上面是黄泥，下面是河沙，容易形成了地漏，老鳖八成是顺着地口子跑了。甘大宝一听，就给水坑扒开个口子，果真就看到在泥坑的中央有一个桶大的窟窿，他蹲下身把胳膊探下窟窿里，谁知一摸下去，这窟窿下面竟然还有不小的空间。

那阴阳先生见事情有异，就说要下到窟窿里看看，少则待几个时辰，多则三五天，在他出来之前，让甘大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否则会有血光之灾。甘大宝是个老实人，见先生说得如此严重，就心有余悸地答应了。结果过了大半个月，阴阳先生还没出来，他知道肯定出事了，战战兢兢地跟老丈人一商量，说好赖得把人家的尸身给葬了，不然家里指定走背运。

甘大宝趁着天黑，点着火把将窟窿口掘大，然后顺着麻绳慢慢往下滑。要说他胆子也不小，但刚进入地底空间，就觉得浑身凉飕飕的，他将火把朝四处照了照，只能从四周的石壁上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石刻和文字。

大概下到七八米左右时，他发现脚下是一汪极深的大水潭，水质好得离谱。用火把一照，自家走失的老鳖全在水面上飘着呢，但仔细一瞅，老鳖在水面上一动不动，很离奇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图形。甘大宝觉得这玩意儿很像道家的阴阳鱼，但却又复杂精巧得多。他将火把伸到水面，隐约能见到水底好像有些很怪异的建筑遗迹，大多破败不堪，忽隐忽现。

正当这时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：“甘大宝，快回去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”

甘大宝一阵欣喜，这声音不正是那阴阳先生的嘛！就口里应着话，用火把朝四处照了照，发现在对面的石壁上有一个古代人模样的浮雕，披头散发，还戴着一张很古怪的黑色面具。他没瞅到阴阳先生的人影，就试着喊了几声：“先生，你在哪儿，你没事吧？”

没想到那人形浮雕竟然开了口：“你不属于这里，快点回去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

甘大宝知道自己撞鬼了，什么也顾不得，七手八脚就往上爬，回到家中，大病一场，对谁也不敢讲地下发生的事。他偷偷跑到隔壁镇子，想再请一个先生驱驱邪，结果就撞到了我大爷公，将前后经过细细道来。大爷公一听这话，知道事情不简单，就哄骗甘大宝前来，和二爷公一起，火急火燎地来找老爷子。

太爷深思熟虑了很长时间，知道这绝不仅仅是一座古墓那么简单，当天夜里就带着三人直奔甘大宝的老窝。爷爷焦急地等待了半个多月，总算把人给盼回来了，但只有二爷公一个人。

爷爷见二爷公成了叫花子，知道他们出了事，慌着问他太爷哪里去了。二爷公却是一语不发，整个人像丢了魂儿似的，变得神神叨叨，整日在纸上画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最后，在一个冬日的黄昏，二爷公突然失踪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爷爷曾亲自到甘大宝养鳖的地方找太爷，可是那里早已黄水滔天，再也无迹可寻。伤心之余，爷爷就准备给太爷他们弄一个衣冠冢，在整理二爷公的屋子时，无意中从衣柜里翻出了一个古旧铜盒，打开一瞅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二爷公乱画的那些图纸。爷爷仔细瞧了纸上的内容，当即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凭他个人的直觉，那绝对是一种文字，但却不属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。最离奇的是，那些文字的形体，怎么看每个字都像一条龙……

第二章 密会

我叫秦少阳，爹妈是考古所的研究员，却在一次事故中不幸双双去世，是大哥把我拉扯大的，以上的故事便是他哄我睡觉时讲的。也许打小继承了爹妈的喜好，我活到二十多岁，就不再老老实实在地念书了，什么阴阳八卦、奇门遁甲，倒成了我最喜好的东西，并逐渐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大哥见我如此，就在我大学毕业后，打通各种关系，托人让我进了父母当年待的考古研究所。

周老是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子，因为驼背严重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周老鳖。大哥托的那个人便是他，所以此人便成了我的导师，跟着他没少受委屈，这人实在太抠门了。

秋风倏然而起，傍晚又下起了暮霭小雨，夹杂着飘零的梧桐落叶，尽显萧瑟之气。此刻倘若呆在一山村小屋里，斟一壶陈年老酒，隔着竹帘小窗看景，应该别有一番情趣，只是不见得谁都有那份心情。这个时候很少有人出门，尤其是考古所周围的郊区，那更是一片人烟荒芜的冷清之地，我倚靠着档案室的后窗，心事重重地看着后山。

研究所内部职位竞争十分激烈，有点本事的人都是从事研究、鉴别之类的高级文职，而没背景的人，或者是刚入行的小毛孩，比如我和吕高，就只能下地收玉米了。当然，我个人是喜欢实地考古的，毕竟能亲自接触封存千百年的东西，那种穿越时空的奇异感，我比谁都强烈。而吕高大概跟我有同样的情结，只是他大学本科主攻宋朝经济史，进所后却选择了先秦文化研究方向，这着实让人有些想不通。

周老一年前病重出国治疗，可在一个月前，研究所接到国外传回来他的死亡认定书。但昨晚我却收到他的短信，直接给吓个半死，以为他老人家灵魂出窍，到死了也不

忘跟我要他那本《华盖星经》。不过短信上说，让我和吕高今夜在后山档案室里等他，还千叮万嘱，切不可让别人知道，搞得神秘兮兮的。

由于出入资料档案室需要登记，我和吕高进入档案室时盗用了别人的识别卡，一直藏在存放明清史料的档案立柜里。待别人都走后，在档案室等待周老的到来。一直等到夜雨滂沱，电闪雷鸣，地下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，像是什么东西在挠木板子。

吕高胆子小，有些害怕了：“地下室停放着三具高昌古国干尸，会不会……”

我笑骂道：“会你个头，诈尸是要讲天时地利人和的，今夜虽说雷声大了点，但也没有劈到地下室去吧？而且咱研究所绝对是请高人布置过的，比如这后山，四边隆起，中成大圆窝，两边环抱，形如金盘，这是金盘荷叶局，是块风水宝地，根本就闹不开事儿。”

“胆子那么小，就不该进这里。”周老在背后悄无声息地出现，让我和吕高皆感意外，这老头子怎么从地下室出来了？

吕高赶忙问道：“周老，你搞得这么神秘，总不会是太思念我俩，回来打个招呼，再回阴间报到吧？”

周老咧了咧嘴：“你个狗娃子，嘴里就不能积点德，哪天真让我变成了鬼，晚上就拱你的被窝。”

我说：“周老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”

周老四下一看，见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就摆了摆手，让我和吕高跟着他来到地下室，将小铁门上了锁，这才打开灯，屋子里的气氛算是舒缓了些。我见东南角摆放高昌古尸的三个立式木箱，其中有一口被打开了，但放在里头的古尸没了踪影，当即算是明白了过来。古尸前几天出国巡展，昨晚刚运回所里，周老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半道上把自己给调了包，这才能避过众人的视线，并约我和吕高见面，看来他确实是有事瞒着所里。

周老拖来一张木桌，从兜里摸出一个油布包裹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包裹撕开，露出一个长方形青铜小盒，因为锈得厉害，盒子的纹饰已是模糊不清。盒顶有块类似浑天镜的圆形宝盖，下面还有四只酒盅大小的龙足基脚，整体看上去，很像是商朝祭祀用的礼盒。

周老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不该对你们讲的，但事到如今，我能倚仗的只有你们两个了。三年前由我带队在豫北进行早商文化科考，在对一座商代贵族墓葬的发掘中，我们无意中在它下面又找到了另一处古代遗迹。根据碳十四检测的年代和该遗迹所

处地理位置的推断，它极有可能属于传说中的太昊部落文化。

“所有人都很兴奋，但是发掘过程极不顺利，还没有接触到其核心区域，就连续有队员离奇死亡。你们也都清楚，咱们虽说是无神论者，可古墓里的事谁也说不好，剩下的人都说这墓受到了诅咒，发掘工程便被迫停工，所有人都撤回所里，然后再做详细记录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“可在一年前，上头突然派人来到考古所，要求查看两年前的那个案本，而凡是参与那次考古活动的人员，都被他们叫出去单独问话。再到后来，考古所突然恢复了两年前的豫北科考，还是由我带队，只是这次的队员都来自别的地方，而科考的目的地，便是那处无名遗迹。

“这次发掘虽说波折不断，但却从未中断过，那批队员很不简单，各种意外情况都能应对自如，终于在半年后，我们进入了主墓室。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成功之时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”

周老说到这里，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脸上的表情竟有几分狰狞，但还是接着说：“活着从古墓出来的，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，但当时我们三人精神都受到了刺激，昏死了过去。等我醒来后，其他两个人都不在了，而我被送往国外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算是彻底明白了，敢情周老一年前突然出国，竟是所里要掩盖一次离奇的考古真相。

周老突然冷笑一声：“其实我们并没有失败，这只铜盒便是从那个遗迹中带出来的，只是被我藏了起来，依靠在国外的关系，医院帮忙伪造了那份死亡鉴定书，而我则趁机回到国内，将这个宝贝东西挖了出来。”

吕高露出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，焦急地问道：“这铜盒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”

周老神秘一笑：“是真正的龟龙片甲。”

第三章 龟龙片甲

周老俯下身，在我和吕高的注视下，开始旋动那块浑天宝盖，原来那竟是一方锁眼，他以极其古怪的手法左拧右旋，倒有点像开保险箱的意思。临到最后，只听见“咔

嚓”一声，铜盒盒顶自己开了。

照周老的说法，太昊部落是先天八卦的发源地，其锁眼自然以八卦相配相生为信，解锁极为繁杂，否则铜盒机关就自动毁坏内部所藏之物。但一个处在氏族公社末期的群体怎么可能研制出如此精巧的机括？周老一个现代人，又是怎么知道这锁眼密码的？

我和吕高凑过去，见盒底放着一块黑糊糊的东西。周老小心地将其捧出，这才看清那是一片龟甲，有手掌大小，呈八角形，保存得十分完整，背上的甲纹依稀可见，但却十分奇特，上面长短龟纹生长有序，恰巧就分布在龟甲的八个面上，倒像是一幅天然的八卦图。

我问道：“这龟甲虽说是奇特了点，背上有自然生成的先天八卦图，搁到现在就算是件国宝，但怎么着也不至于惊动上头的人吧？”

周老干笑一声：“问得好，这龟甲属水性，要想知道它的秘密，你们得去弄点水来。”

吕高用档案袋从外面接了些雨水，然后慢慢倒在龟甲之上。那龟甲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，雨水即刻被吸收得一干二净，而龟甲上的八卦图纹却逐渐隐去，浮现出两行很怪异的文字。虽说根本认不出写的是是什么，但我着实吓了一跳。那两行陌生的文字，每一个字都像是条龙，寥寥几笔却勾画出很独特的龙形，或卧或坐，形态各异，古朴而又神秘，让人产生一种畏惧膜拜之感。我的心被揪得很紧，照这么看，大哥以前对我讲的那个故事，十有八九是真的，看来是我把一切都想简单了。

周老没注意到我脸色不对，张口说道：“我查阅过很多资料，这些古文不属于太昊部落，也不属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，在史料和民间传说中都未曾提及过。”

吕高面色凝重，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现在就摊牌吧，叫我俩来不光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些吧？”

周老此时讳莫如深：“你们难道就不想知道其中的内幕，上头如此重视这件事，里面的秘密怕是大了去了，如果能挖掘出一丁点详情，你们得到的东西将比想得到的还要多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我们手头上只有个龟壳子，上面的古文一时也破解不了，连条完整的线索都没有，更何况上头竭力压着这件事，现在去查，就是顶风作案，搞不好又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周老看着我，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很复杂的情绪：“我手上倒是有一条线索，能破解这龟甲上的古文，但需要你们帮忙，这也是我回来找你们的目的。”

我犹豫了半天，最后决定 这趟浑水。毕竟八十年前太爷他们无缘无故地失踪，都跟这神秘文字有关。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，如果能借此机会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算完成了祖辈们的一个心愿。吕高一向跟我意见保持一致，自然也就同意了。周老与我们约定，三日后火车站外见，穿上冬衣，其他东西他会给准备好，说完便让我们先离开了。

回到宿舍后，我躺在床上，心绪难以平息，心中的顾虑也多了起来。如果这件事真的很重大，需要高度保密的话，他不可能轻易就骗过研究所，毫无保留地对我俩讲出来，如此信任只跟了他三年的学生，完全不符合常理。所以，这老头子一定另有打算，虽不知是好是坏，但恐怕以后得多提防了。

三日后，我们依约来到车站，因为穿着冬衣，几乎被所有人侧目观看，搞得我十分郁闷。周老早已等候在外面，身边还站着七八个陌生人，都背着大大的登山包，不知里面装了什么玩意儿。周老将我俩拉到无人处说：“此行需要人手，但他们并不知道内情，所以你们嘴上记得把门，不该说的千万不要提。”说完递给我和吕高一人一张票，我一瞅，终点站是青海西宁。

路上周老把我们相互介绍了一下，但人太多，能对上号的只有张发海和老孔，后者还给我留了电话。

我之前从没去过青海，印象中只有荒凉、戈壁、荒无人烟等几个相关词汇，等火车过了甘肃地界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豁然开朗，天空湛蓝无比，到处是一片苍茫青黄之色。出了格尔木站，又搭乘当地牧民的运输车，在无人区行进了十多个小时，接着徒步穿越两座山谷，来到一个叫曲格的小村落。

我们十几个人在山后搭起了帐篷。吃饭时，吕高偷偷拉我到一片山岩后，说这些人来路有问题，刚隔着门帘看到一人光着膀子，正在往身上抹药，那伤口是墨绿色的，好像是中尸毒后生出来的尸疮。

我心中一惊，不会吧，周老怎么可能跟盗墓贼搅在一块？但我也注意到，这些人平时走路都不带声，警惕性十分高，一看就是练家子的，弄不好还真是……我愈发怀疑，周老的身份恐怕不仅仅是教授这么简单。

休息过后，我们继续动身。我始终觉得周老是在赶路，好像他正面临着大限，赶不到就彻底玩完了似的。好在高原的满月白璧无瑕，能见度非常好，赶路几乎不用打手电。

青藏高原，本身就是众山之顶，它不比内蒙古的一马平川，到处都是沟沟壑壑。我们脚下其实是一条干涸的河床，土质十分细腻，脚踩上去有些松垮。大西北很多这样的季节河，但此时刚刚立秋，断流未免也早了些。黎明时分，我们赶了一夜路，隔着老